

莎士比亚悲喜剧 (下)

Shakespearean Comedy

「全译本」精·彩·阅·读

〔英〕莎士比亚◎著 依云◎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莎士比亚悲喜剧 (下)

Shakespearean Comedy

〔英〕莎士比亚◎著 依云◎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第二幕

第一场 亚登森林

(公爵、阿米恩斯及众臣作林居人装束上。)

公爵：我流放生涯中的亲爱的朋友和弟兄们，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觉得它比虚饰的浮华更加充实有趣吗？这些草木远比充满猜忌的朝廷安全，我们在这儿所能感觉到的，只有时令的改变，那是上帝加于亚当^①的惩罚。冬天的寒风挥舞着冰雪的利爪，发出阵阵狂呼，即使当它砭刺着我的身体，使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也会微笑着说：“这不是虚伪啊，它们就像正直的大臣一样，时刻提醒我所处的位置。”厄运也有它的好处，就像丑陋且有有毒的癞蛤蟆，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奇的宝石。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被世间所遗弃，却可以与草木对话，溪中的潺潺流水更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小，也暗藏着知识；每一件事物里面，都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来。我不想改变这种生活。

阿米恩斯：殿下真是幸运，能把命运的坎坷说成这样宁静而可爱的样子。

公爵：走，我们去猎鹿吧。可是我有些不忍心，这种可怜的花斑的动物，本来是这荒凉的森林中的主人，在它们自己的家园之内，我们却用锋利的箭镞刺伤它们肥圆的腰肉。

甲臣：不错，那忧郁的杰克斯很为那事伤心，赌咒说您在那上面比之您那篡权的兄弟是一个更大的篡权者。今天阿米恩斯大人跟我悄悄地躲在后面，看见他躲在一棵橡树底下，那苍老的树根显露在沿着林旁潺潺流去的溪水上，有一头可怜的失群的母鹿被猎人射中了，跑到那边去喘气。真的，殿下，这头不幸的畜生发出痛苦的呻吟，简直要把它的皮

① 亚当(Adam,《圣经》中记载的人类的始祖)未逐出伊甸园之前，世界四季如春。

囊都撑破了，一粒粒又大又圆的泪珠涌流到它无辜的鼻子上。忧郁的杰克斯看着这头可怜的牲畜这样站在急流的小溪边，眼泪止不住地落在溪水里。

公爵：但是杰克斯有什么反应呢？他见了这幅情景，免不了又要讲起一番道理来吧？

甲臣：啊，正是如此，他打了一千种比喻。起初他看到那鹿把泪水无谓地流向溪流之中，就说，“可怜的鹿，你就跟世人立遗嘱一样，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那已经得到太多的人”。接着，看它孤苦伶仃，被它那些皮柔毛滑的朋友所抛弃，便说，“不错，人走了背运，朋友也都离你而去了”。一会儿又有一群吃饱喝足的、无忧无虑的鹿路过它身旁，也不停下来跟它打个招呼。“嗯，”杰克斯又说，“都走吧，你们这些肠肥脑满的市民，世事就是如此，那个可悲的破产的家伙，看他干什么呢？”他这样用最尖酸刻薄的话来辱骂乡村、城市和宫廷里的一切，甚至于辱骂我们的这种生活。赌咒说我们都是些篡位者、暴君，或者比这更坏的家伙，到这些畜生的土地上来惊扰它们，残杀它们。

公爵：你们就在他在那胡思乱想的时候离开了他吗？

甲臣：是的，殿下，就在他为了这头哭泣的鹿而流泪发牢骚的时候。

公爵：带我到那地方去，我喜欢趁他发愁的时候去见他，因为那时他最富有见识。

甲臣：我这就领您去见他。（同下。）

第二场 宫中一室

（弗雷特力克公爵、群臣及侍从上。）

弗雷特力克公爵：难道没有一个人看见她们吗？绝不会的，在我的宫廷里一定有奸人知情串通。

甲臣：我不曾听谁说曾经看见她。她寝室里的侍女们看她上了床，可是一早就看见床上没有她们的郡主了。

乙臣：殿下，那个常常逗您发笑的下贱小丑也失踪了。郡主的侍女雪丝卑梨霞供认她曾经偷听到郡主跟她的姐姐常常称赞最近在摔跤赛中打败了强有力的查尔斯的那个汉子的技艺和人品，她说她相信不论她们到哪里去，那个少年一定会跟她们在一起的。

弗雷特力克公爵：差人到他哥哥家里去，把那家伙抓来。要是他不在，就带他的哥哥来见我，我要叫他去找他。马上去，这两个逃走的傻子一定要用心搜寻探访，非把她们寻回来不可。（众下。）

第三场 岳力佛家门前

（鄂兰陀及亚丹自相对方向上。）

鄂兰陀：那边是谁？

亚丹：啊！我的少爷吗？啊，我的善良的少爷！我的好少爷！啊，您叫人想起了老罗兰爵爷！唉，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您为什么是这样好呢？为什么人家要爱您呢？为什么您是这样仁善，这样健壮，这样勇敢呢？为什么您这么傻要去把那怪僻的公爵手下那个壮大的拳师打败呢？您的声誉来得太快了。您知道吗，少爷，有些人常会因为他们太好了，反而害了自己？您也正是这样，您的好处，好少爷，就是陷害您自身的圣洁的叛徒。唉，这算是一个什么世界，怀德的人会因为他们的德行反遭毒手！

鄂兰陀：啊，怎么回事？

亚丹：唉，不幸的青年！不要走进这扇门来，在这屋子里潜伏着您一切美德的敌人呢。您的哥哥——不，不是哥哥，然而却是您父亲的儿子——不，他也不能称为他的儿子——他听见了人家称赞您的话，预备在今夜放火去烧您所住的屋子。要是这计划不成功，他还会想出别的法子来除掉您。他的阴谋被我偷听到了。这儿不是安身之处，这屋子不过是一所屠场，您要回避，您要警戒，别走进去。

鄂兰陀：什么，亚丹，你要我到哪儿去？

亚丹：随您到哪儿去都好，只要不在这儿。

鄂兰陀：什么，你要我去做个要饭的吗？还是在大路上用下贱无耻的剑做一个强盗，我只好走这种路，否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即使我有这种本事，我也不愿这样干，我宁愿忍受一个不念手足之情的凶狠的哥哥的恶意。

亚丹：可是不要这样。我在您父亲跟前侍候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省下了五百块工钱；我把那笔钱存下，本来是预备等我没有气力、做不动事的时候做养老之本，人一老不中用了，是会被别人踢在角落里的。您拿去吧，上帝把食物给乌鸦，他也不会忘记喂饱麻雀，我这一把年纪，就悉听他的慈悲吧！钱就在这儿，我把它全给您了。让我做您的仆人，我虽然瞧上去这么老，可是我的气力还不错，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不曾灌下一滴猛烈的酒，也不曾鲁莽地贪欲伤身，所以我的老年就像是生气勃勃的冬天，虽然结着严霜，却并不惨淡。让我跟着您去，我可以像个年轻人一样，为您照料一切。

鄂兰陀：啊，好老人家！在你身上明白地表现出古时那种忠心，不是为了报酬，只是为了尽职而流着血汗！你是太不合时宜了，现在的人们努力工作，只是为得到高升，等到目的一达到，便耽于安逸，你却不是这样。但是，可怜的老人家，你虽然这样辛辛苦苦地费尽培植的功夫，但你培植的却是一棵不成材的树木，开不出一朵花来酬答你的殷勤。赶路吧，我们一块儿走，在我们没有把你年轻时的积蓄花完之前，一定要找到一处小小的安身之地。

亚丹：少爷，走吧。我愿意忠心地跟着您，直至喘尽最后一口气。从十七岁起我到这儿来，到现在快八十了，却要离开我的老地方。许多人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去追求幸运，但八十岁的人是不济了，可是我只需能够有个好死，对得住我的主人，那么命运对我也不算无恩。（同下。）

第四场 亚登森林

（罗瑟琳男装、西莉霞作牧羊女装束及试金石上。）

罗瑟琳：天哪！我的精神多么疲乏。

试金石：假如我的两腿不疲乏，我可不管我的精神。

罗瑟琳：我简直想丢了我这身男装的脸而像一个女人一样哭起来，可是我必须安慰安慰这位小娘子，穿褐衫短裤的，总该向穿裙子的显出一点儿勇气来才是。好，提起精神来吧，好爱莲娜。

西莉霞：请你担待担待我吧，我再也走不动了。

罗瑟琳：好，这儿就是亚登森林了。

试金石：哎，现在我到了亚登了。我真是个大傻瓜！在家里多舒服啊，可是旅行只好知足一点。

罗瑟琳：对了，好试金石。你们瞧，谁来了，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头子在一本正经地讲话。

（库林及薛维厄斯上。）

库林：你那样不过叫她永远把你笑骂而已。

薛维厄斯：啊，库林，你要是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库林：我有点儿猜得出来，因为我也曾经恋爱过。

薛维厄斯：不，库林，你现在老了，也就不能猜想了。虽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好像那些半夜三更在枕上翻来覆去的情人一样真心。可是假如你的爱也跟我差不多——我想一定没有人会像我那样爱你，为了你的痴心妄想，做出很多可笑的事情来！

库林：我做过一千种傻事，现在都已忘记了。

薛维厄斯：噢！那你就不曾诚心爱过。假如你记不得你为了爱情而做出的一件最琐细的傻事，你就不算真的恋爱过。假如你不曾像我现在这样坐着絮絮讲你的姑娘的好处，使听的人不耐烦，你就不算真的恋爱过。假如你不曾突然离开你的同伴，像我的热情现在驱使我一样，你也不算真的恋爱过。啊，菲琵！菲琵！菲琵！（下。）

罗瑟琳：唉，可怜的牧人！我在诊断你的痛处的时候，却不幸地找到我自己的创伤了。

试金石：我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在恋爱的时候，曾经把一柄剑在石头上摔断，叫那趁夜里来和琴·史美尔幽会的家伙留心着我；我记得我

曾经吻过她的洗衣棒，也吻过被她那双皴裂的手挤过的母牛乳头；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颗豌豆荚当作她而向她求婚，我剥出了两颗豆子，又把它们放进去，边流泪边说：“为了我的缘故，请您留着做个纪念吧。”我们这种多情种子都会做出一些古怪事儿来，但是我们既然都是凡人，一着了情魔是免不得要大发痴劲的。

罗瑟琳：你的话聪明得出于你自己意料之外。

试金石：哦，我总不知道自己的聪明，除非有一天我被它绊住跌断了腿骨。

罗瑟琳：天神，天神！这个牧人的痴心，很有几分像我自己的情形。

试金石：也有点像我的情形，可是在我这似乎有点儿陈腐了。

西莉霞：请你们随便哪一位去问问那边的人，肯不肯让我们用金子向他买点儿吃的，我简直饿得要死了。

试金石：喂，你这蠢货！

罗瑟琳：别叫，傻子，他并不是你的家人。

库林：谁叫？

试金石：比你好一点儿的，朋友。

库林：要是他们不比我好一点，那可寒酸得太不像话啦。

罗瑟琳：对你说，别叫。——您晚安，朋友。

库林：晚安，好先生。各位晚安，朋友。

罗瑟琳：牧人，假如人情或是金银可以在这种荒野里换到一点儿款待的话，请你带我们到一处可以休息一下、吃些东西的地方去好不好？这位小姑娘赶路疲乏，快要晕过去了。

库林：好先生，我可怜她，不是为我自己打算，只是为了她的缘故，我希望我有能力帮助她。可是我只是给别人看羊的，羊儿虽然归我饲养，羊毛却不归我剪。我的东家很小气，从不会修修福做点儿好事，而且他的草屋，他的羊群，他的牧场，现在都要出卖了。现在我们的牧舍里因为他不在家，没有一点儿可以给你们吃的东西，但是别管他有些

什么，请你们来瞧瞧看，我对你们是极其欢迎的。

罗瑟琳：他的羊群和牧场预备卖给谁呢？

库林：就是刚才你们看见的那个年轻汉子，他是从来不想买什么东西的。

西莉霞：我们还要加你的工钱。我喜欢这地方，很愿意在这儿消度我的时光。

库林：这桩买卖一定可以成交，跟我来，要是你们打听过后，对于这块地皮，这种收益，和这样的生活觉得中意的话，我愿意做你们十分忠心的仆人，马上用你们的钱去把它买来。（同下。）

第五场 林中的另一部分

（阿米恩斯、杰克斯及余人等上。）

阿米恩斯：（唱）

绿树高张翠幕，
谁来偕我仰卧？
翻将欢乐心声，
学唱枝头鸟鸣：
盍来此？盍来此？盍来此？
目之所接，
精神契一，
唯忧雨雪之将至。

杰克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请你再唱下去。

阿米恩斯：那会叫您发起愁来的，杰克斯先生。

杰克斯：再好没有。请你再唱下去！我可以从一曲歌中抽出愁绪来，就像黄鼠狼吮啜鸡蛋一样。请你再唱下去吧！

阿米恩斯：我的喉咙很粗，我知道一定不能讨您的欢喜。

杰克斯：我不要你讨我的欢喜，我只要你唱。来，再唱一阕，你是不是把它们叫作一阕一阕的？

阿米恩斯：随您高兴怎样吧，杰克斯先生。

杰克斯：不，我倒不去管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又不借我的钱。你唱起来吧！

阿米恩斯：既蒙敦促，我就勉为其难了。

杰克斯：那么好，要是我会感谢什么人，我一定会感谢你。可是人家所说的恭维就像两只狗猿碰了头，倘使有人诚心感谢我，我就觉得好像我给了他一个铜子，所以他一个劲儿向我道谢。来，唱起来吧，你们不唱的都不要作声。

阿米恩斯：好，我就唱完这支歌。列位，铺起食桌来吧，公爵就要到这棵树下来喝酒了，他已经找了您整整一天。

杰克斯：我已经躲避了他整整一天。他太喜欢辩论了，我不高兴跟他在一起；我想到的事情像他一样多，可是谢天谢地，我却不像他那样会说话。来，唱吧。

阿米恩斯：（唱，众和。）

孰能敝屣尊荣，
来沐丽日光风，
觅食自求果腹，
一饱欣然意足：
盍来此？盍来此？盍来此？
日之所接，
精神契一，
唯忧雨雪之将至。

杰克斯：昨天我曾经按着这调子作了一节，倒要献丑献丑。

阿米恩斯：我可以把它唱起来。

杰克斯：是这样的：

倘有痴愚之徒，
忽然变成蠢驴，
趁着心性癫狂，

撇却财富安康：

特达米，特达米，特达米，

为何来此？

举目一视，

唯见傻瓜之遍地。

阿米恩斯：“特达米”是什么意思？

杰克斯：这是希腊文中召唤傻子们排成圆圈的一种咒语。——假如睡得成觉的话，我要睡觉去，假如睡不成，我就要把埃及一切头胎生的痛骂一顿。

阿米恩斯：我可要找公爵去，他的点心已经预备好了。（各下。）

第六场 林中的另一部分

（鄂兰陀及亚丹上。）

亚丹：好少爷，我再也走不动了。唉！我要饿死了。让我在这儿躺下吧。再会了，好心的少爷！

鄂兰陀：啊，怎么啦，亚丹！你再没有勇气了吗？再撑一些时候，提起一点儿精神来，高兴点儿。要是这座古怪的林中有什野东西，那我如果不是给它吃了，一定会把它杀了来给你吃的。你并不是真就要死了，不过是在胡思乱想而已。为了我，提起精神来吧。把死神拖住，我去一去就回来看你，要是我找不到什么可以给你吃的，我一定答应你死去。可是假如你在我没回来之前便死去，那你就是看不起我的辛苦了。说得好！你瞧上去很高兴，我立刻就来。可是你躺在寒风里呢，来，我把你背到遮风的地方去。只要这块儿荒地里有活东西，你一定不会因为饭吃而饿死。高兴起来吧，好亚丹。（同下。）

第七场 林中的另一部分

（食桌铺就。公爵、阿米恩斯及亡命诸臣上。）

公爵：我想他一定已经变成一头畜生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他的

人影。

甲臣：殿下，他刚刚走开，方才他还在这儿很高兴地听人家唱歌。

公爵：要是浑身都不和谐的他也变得爱好起音乐来，那么天地间不久就要大起骚闹了。去找他来，对他说我要跟他谈谈。

甲臣：他自己来了，省了我一番跋涉。

（杰克斯上。）

公爵：啊，怎么啦，先生！这算什么，您的可怜的朋友们一定要千求万唤才能把您请来吗？啊，您的神情很高兴哩！

杰克斯：一个傻子，一个傻子！我在林中遇见一个傻子，一个身穿彩衣的傻子；唉，苦恼的世界！我遇见了一个傻子，正如我是靠着食物而活命的；他躺着晒太阳，用头头是道的话辱骂着命运女神，然而他仍旧不过是个穿彩衣的傻子。“早安，傻子。”我说。“不，先生，”他说，“等到老天保佑我发了财，您再叫我傻子吧。”于是他从袋里掏出一只表来，用没有光彩的眼睛瞧着它，很聪明地说：“现在十点钟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世界是怎样在变迁的：一个小时之前是九点钟，而再过一小时便是十一点了；照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我们越长越老，越老越不中用，这上面就可大发感慨了。”我听见这个穿彩衣的傻子对着时间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的胸口就像公鸡一样叫了起来，奇怪傻子居然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我笑个不停，在他的表上整整笑了一个小时。啊，高贵的傻子！可敬的傻子！彩衣是最好的装束。

公爵：这是个怎样的傻子？

杰克斯：啊，可敬的傻子！他曾经出入宫廷，他说凡是年轻貌美的小姐，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头脑就像航海回来剩下的饼干那样干燥，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人生经验，他都要用杂乱的话随口说了出来。啊，但愿我也是个傻子，我想穿一件花花的外套。

公爵：你可以有一件。

杰克斯：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只要您愿意把以前以为我是个聪明人的这种观念除掉，别让它蒙蔽了您的明鉴；同时准许我有像风那样广大

的自由，高兴吹着谁便吹着谁：傻子们是有这种权利的，被我的傻话所挖苦的，最应该笑。殿下，为什么他们必须这样呢？这理由正和到教区礼拜堂去的路一样明白：被一个傻子用俏皮话讥讽，即使被刺痛了，也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否则就会显出聪明人的傻气，被傻子不经意一箭就刺穿，这样未免太傻了。给我穿一件彩衣，准许我说我心里的话，我一定会痛痛快快地把这染病的世界的丑恶身体清洗干净，假如他们肯耐心接受我的药方。

公爵：算了吧！我知道你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杰克斯：我可以赌一把，我做的事会不好吗？

公爵：最坏的罪恶，就是指斥他人的罪恶，因为你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放纵兽欲的浪子；你要把你那身为了你的荒唐而起的臃肿的脓疮、溃烂的恶病，向全世界播散。

杰克斯：什么？痛斥人间的奢侈，难道便是对个人的攻击吗？奢侈的习俗不是像海潮一样浩瀚地流着，直到枯竭而消退吗？假如我说城里的那些小户人家的妇女打扮得像王公大人的女眷一样，我指明是哪一个女人了吗？谁能挺身出来说我说的是她，假如她的邻居也是和她一个样子？一个从事着最微贱行业的人，假如认为我讥讽了他，反正好衣服不是我出的钱，那不是恰恰把他的愚蠢合上了我说的话吗？照此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想想我说的话伤害了他什么地方：要是说得对，那是他自取其咎；假如他问心无愧，那么我的责骂就像是一头野鸭飞过，不干谁的事。——那是谁来了？

（鄂兰陀拔剑上。）

鄂兰陀：停住，不准吃！

杰克斯：嘿，我还不曾吃过。

鄂兰陀：而且也会不给你吃，除非让饿肚子的人先吃过。

杰克斯：这只公鸡是哪儿来的？

公爵：朋友，你是因为落难而变得这样强横吗？还是因为生来就是瞧不起礼貌的粗汉子，一点儿不懂规矩？

鄂兰陀：你第一下就猜中我了，困苦逼迫着我，使我不得不把温文的礼貌抛开一旁。可是我却是在都市生长，受过一点儿教养的。但是我吩咐你们停住，在我的事情没有办完之前，谁碰一碰这些果子，就得死。

杰克斯：我要是无可理喻，那么我准得死。

公爵：你要什么？假如你不用暴力，客客气气地向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更客客气气地对待你。

鄂兰陀：我快饿死了，给我吃的。

公爵：请坐请坐，随便吃吧。

鄂兰陀：请你原谅我，我以为这儿的一切都是野蛮的，因此才装出这副暴横的威胁的神气来。可是不论你们是些什么人，在这人迹罕见的荒野里，躺在凄凉的树荫下，不理睬时间的消逝；假如你们曾经见过较好的日子，假如你们曾经到过鸣钟召集礼拜的地方，假如你们曾经参加过上流人的宴会，假如你们曾经揩过你们脸上的泪水，懂得怜悯和被怜悯，那么让我的温文的态度格外感动你们——我抱着这样的希望，惭愧地藏好我的剑。

公爵：我们确实见过好日子，曾经被神圣的钟声召集到教堂里去，参加过上流人的宴会，从我们的脸上揩去被神圣的怜悯所感动而流下的眼泪，所以你不妨和和气气地坐下来，凡是我们可以帮忙满足你的，一定愿意效劳。

鄂兰陀：那么请你们暂时不要把东西吃掉，我就像一只母鹿一样找寻我的小鹿，把食物喂给他吃。有一位可怜的老人家，全然出于好心，跟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了许多颠簸的路，两星期的劳累，他的高龄和饥饿累倒了他。除非等他饱了之后，否则，我绝不碰一口食物。

公爵：快去找他，我们绝对不把东西吃掉，等着你回来。

鄂兰陀：谢谢，愿你好心有好报！（下。）

公爵：你们可以看见不幸的不只是我们，这个广大的宇宙的舞台上，还有比我们所扮演的更悲惨的场景呢。

杰克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人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有的粉墨登场，有的黯然离去。一个人在一生中要扮演好几种角色，他们的表演可分成七个阶段，开始是婴儿，在母亲的怀抱里号哭。接着是进了学堂，满面童真的学童，如蜗牛一般慢悠悠地挪着脚步，心不甘情不愿地上着学。接着是恋人，如风箱一般唉声叹气，写下一首哀伤的诗篇咏叹着他恋人的眉眼。再接着是一个士兵，呼喊奇怪的口号，胡子长得如豹子一样，珍惜名声，是不是就要动手，在炮火中追求着水月镜花般的名声。再接着成了一名法官，圆滚滚的腹部填满了肥肠，威严的面孔，漂亮的胡子，张嘴就是些俗套的格言，就这样扮演着他的角色。第六个阶段成了干瘦的穿着拖鞋的老头，眼镜架在鼻子上，钱袋悬在腰旁；他那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青年时候的袜子套在他干瘦的小腿上显得异常宽大；他那清晰明亮的男中音又转换为孩子般的尖声，如风笛与哨子般。结束了这段稀奇古怪的戏剧的最后一幕，是幼儿时光的重现，通通地忘却，没有味觉，没有视觉，没有感觉，一切皆无。

（鄂兰陀背亚丹重上。）

公爵：欢迎！把你背上那位尊敬的老人放下吧，给他点东西吃。

鄂兰陀：我代他向你表示真诚的感谢。

亚丹：您真应该代我谢谢他，我真不能为自己向您道谢了。

公爵：欢迎，请吃吧。我不会现在就来打扰你，询问你的经历。给我们演奏音乐，来吧，唱吧。

阿米恩斯：（唱）

不怕冬之阴冷，

寒风怎能比得，

人情之淡薄；

其气虽也凌厉，

其牙却不甚利，

风却本无形。

噫吁兮！且对冬青歌一曲：

友情皆虚幻，爱情痴人念。

唯有此冬青！伴乐随一生。

莫愁寒天雪冰，

其寒怎能比及，

忘恩与负义；

风破一池春水，

刀枪也难比及，

诽谤昔日故友。

噫吁兮！且对冬青歌一曲：

友情皆虚幻，爱情痴人念。

唯有此冬青！伴乐随一生。

公爵：照你刚才告诉我的，你说你是好罗兰爵士的儿子，我看你长得非常像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真心欢迎你到这儿来。我便是那个尊敬你父亲的公爵。关于你其他的遭遇，到我的洞里来告诉我。尊敬的老人家，我们欢迎你就像欢迎你的主人一样。把你的手给我，让我搀扶着你，让我知道你们一切的经过。（众下。）

第三幕

第一场 宫中一室

（弗雷特力克公爵、岳力佛、群臣及侍从等上。）

弗雷特力克公爵：以后没有见过他！哼，不见得吧。如果不是仁念在我心中占了上风，有你在我跟前，我完全没必要找一个不在的人来出气。可是你留心点吧，不管你的兄弟在什么地方，都要给我找回来，去好好寻找吧，在一年之内，不论他死活都得给我找到，否则你就不要再在我的领土上过活了。你的土地和一切属于你的东西，我们都要统统没

收，除非你能找到你兄弟让他来招供，来消除我们对你的怀疑。

岳力佛：求殿下明鉴！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的兄弟。

弗雷特力克公爵：这更说明你是个坏蛋。来，把他赶走，告诉衙门的官吏没收他的房屋田产。快点做好这件事，叫他快滚。（众下。）

第二场 亚登森林

（鄂兰陀携纸上。）

鄂兰陀：挂在这儿吧，我以我的诗来证明我的爱情。你是三重王冠的女王^①，请注视，从高高的苍穹，用你贞洁的目光，那支撑我生命的，是你那猎伴^②名字。哦，罗瑟琳，这些树木将是我的信纸，在每一片树皮上留下相思的诗篇，要让每一个来到此处的林中旅客，处处都看得到称颂她贤德的语句。来，来，鄂兰陀，到每棵树去刻下她娴静的、优美的、无与伦比的名儿。（下。）

（库林及试金石上。）

库林：您喜欢这种牧羊人的生活吗，试金石先生？

试金石：说实话，牧人，就这种生活本身来说，倒是一种不错的生
活。可要按照这一种牧人的生活，那就毫无可取之处了。就它的清静来说，我很享受这种生活；可就它的寂寞而言，却又是一种很坏的生活。看到这儿的田园风光，让我非常满意；可是这儿远离宫廷，又让人觉得孤独。你看，这是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与我的脾气相投；可它又未免太简陋了，所以并不适合我。你懂得一点儿哲学吗，牧人？

库林：我只明白一点儿：一个人要是得病，他就会不好过；财物、资产和自足，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天上下雨地上湿，水沸因为柴火旺；好羊出自好牧场；天黑因为没太阳；生来愚钝怪爹娘，学而不会因师懒。

① 三重王冠的女王为黛安娜女神，因为她在天堂为琉娜，在人间为黛安娜，在冥府为普洛色庇娜。

② 黛安娜又为司狩猎的女神，又是处女的庇护神，故鄂兰陀以罗瑟琳为她的猎伴。